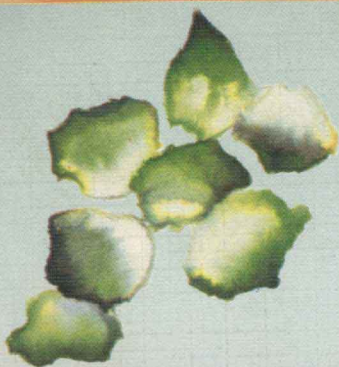


魏荒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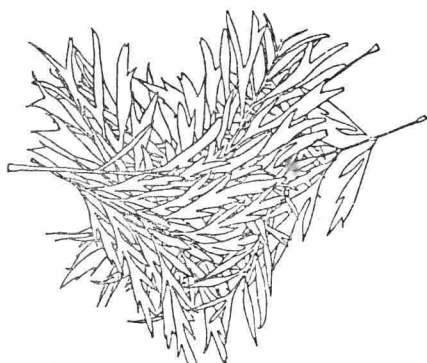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隔海的思忆



隔海的思忆

魏荒弩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隔海的思忆

魏荒弩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2插页 58,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292-6/I·1149

定价：2.90元

内 容 提 要

旧事如陈酒，年岁越久，滋味越醇。作者以古稀之年，回忆平生所交文友的言行举止、精神特质：曹靖华面对“文革”中“考教授”的花招，保持了自己的操守和尊严；余振以狮子搏兔的精神校注《棋经》；沈从文在环境局促、资料散失的困境中默默耕耘；俞平伯恢宏豁达，对某些莫须有“左”的责难，欲争辩而又期期不出于口……在这一小册子中，作者知人论事，感情真挚，持论公允，具有痛定思痛的稳重、深沉，以及难得的文学史料价值。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

（代序）

编辑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是我们《随笔》杂志同仁怀抱经年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近些年来，由于受经济上亏盈的制约，出版社想出版亏本大的套书，已颇为艰难。出这套小丛书，每种几万字，薄薄的一小册，即使赔本，出版社目前也还赔得起；书小而薄，价钱不高，一般读者也买得起。如此避难就易，总还可以奉献出一些我们自以为了读者、于社会或多或少有点益处的书。这也是一种“聊胜于无”吧。

这套小丛书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一曰：精。小丛书的作者们，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早已逾“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作家。他们也是《随笔》的老作者。他们饱经沧桑，承继着我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报国忧民的意识与责任感。我们深感幸运的是，在结束“文革”和“拨乱反正”，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老作家中的不少人青春焕发，成了我们

的良师益友。十二年来我们在《随笔》编辑工作岗位上，一直得到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恳切的鼓励。他们经常把自己的佳作惠寄《随笔》刊发。现在收入这套小丛书的许多作品，就都是先在《随笔》发表过的。我们有幸充当了它们的最早的读者，曾为之感动甚至击节过，并从中汲取教益和精神营养。

二曰：真。首先，真，即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也是这套小丛书的各种作品的实在内涵。古人有云：“言为心声。”经受过“左”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磨难，深谙“假、空、大”之害的老作家们，在他们的散文篇章中，总是力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貌，力求讲真话，讲出自内心的话。诚然，真话不等同于真理，但真理却永远跟假话绝缘，与真话相连。在这些小册子里，他们只有未说或言犹未尽或有所保留的真话，但绝无掺假说诳。再说，这些作品的“真”，还表现在作者对真理的执著的探索 and 追求。正如巴金所说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道，这些小册子都是阅世久深、甘苦备尝的作者们直面人生，袒露心灵，

孜孜矻矻地追求美与光明的真实记录。

三曰：杂。这是就小丛书的题材品种与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而言，即在写作上没有任何特定划一的框框，东西南北，海阔天空，鱼游鸟飞，各展其长。体现了散文领域的无比宽广，我国散文是极其自由的文体。这套小丛书中，有记事忆旧，有述人状物，有抒情写景，有旅踪行草，有杂感随想，有读书漫笔，有生活琐拾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但杂中有同，多样中有一致。这套小丛书繁杂多样的作品里，老作家们各各展示自己个性的同时，有个一般中年、青年作家尚没有或尚未达到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学识修养的广博富有，写作功底的深厚扎实，文笔的老到、精练、优美，遣字用词的准确、鲜明、生动。可谓异彩纷呈，珠玉连篇。其中不乏真正的美文佳构。

以上所呈，皆属管见。因仓促间请不到合适而又愿意为这套小丛书写序者作序，我们只好斗胆急急草成此篇小文，权充“滥竽”。诚惶诚恐，谨乞正于各位老行尊和读者朋友们。

《随笔》编辑部

1991年夏暑未消时于广州

小 引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劫后余生，日月匆匆。正想做点什么，不觉已年逾古稀，多少事已经力不从心了。回首过去，蹉跎岁月，更是一无成就。想到这里，又怎不令人惶愧呢？！

自前年离休后，甫将三卷译诗完稿，便过起了投闲置散、无所事事的生活。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于是以一篇非写不可的纪念文字为契机，写开了以怀旧为主的回忆散文。尽管脑力迟钝，行文枯涩，但还是坚持写下来。这里所收录的十一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散文虽然芜杂，却无一不出自真情实感。我希望它不仅能够留下一点故旧的眉目、时代的影子，同时也可成为自己的鉴戒，促使我内省，鞭策我向前。

书名取自一个篇名，并无深意。至于编次，则以写作先后为序，不加任何人为的排比。反正这里的主人公，都是我所深深怀念的。

1991年10月31日，于北京西郊寓斋之东窗下。

目 录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代 序）	1
小引	1
怀念曹靖华先生	1
忆李广田同志	10
余振二三事	27
缅怀诗人蒂克	41
默默者存	48
隔海的思忆	65
关于俞平伯先生	74
竹竿山上寄哀思	79
枫红似火	93
死者长已矣	105
一角小楼笑语温	112

怀念曹靖华先生

曹老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两年来，我一直在默默地怀念他。最近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的《曹靖华译著文集》的首发式上，听到与会者对曹老的道德文章所作的精微阐发，益发激起我的怅惘的忆念。我，作为曹老的后辈和将近40年的同事，其实早就该写点文字纪念他，但几次执笔，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好在文无定法，还是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吧。

五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彷徨歧途的青年的时候，就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得知进步翻译家曹靖华的名字。由于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热爱，我陆续阅读了曹老翻译的《白茶》、《烟袋》和契诃夫的《三姊妹》，不久又读到他那屡遭国民党查禁的名译《铁流》。从此不仅认识到曹老所从事的事业的重大社会意义，而且还启发我下定要走这条路的决心。于是抗战初期，

在曹老的直接影响下，我开始了研读俄罗斯语言和文学。谁都知道，在贪污腐化、专制反动的旧中国，这条路是十分艰险的。但由于对那个新世界的憧憬，遂不顾一切地向前奔去。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本想可以心安理得、专心致志地进行学习和工作了，岂料那无边雨和阵阵雷暴，不时打得人晕头转向，几致家破人亡，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和时间去研治自己的专业？！回首前尘，看到那白白流逝的大好年华，便只有痛心和愤懑。

我与曹老初次相识，是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当时他是平津代表团第二团的团长，我是一名普通的团员。大会期间，我们接触不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言谈举止虽然朴实厚道，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又是一丝不苟、是非分明。大会延续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全国各地区的文艺会演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而当时我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郑振铎先生的母校）任教。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在大会无重要活动的日子，我便赶回学校去上课。这时院领导要我代表院方延聘曹老来主持铁院俄文专修科，而我则认为这是有欠考虑

的孟浪之举，遂不愿去说；无奈院领导愿争天下先，非要我去一试不可，不得已则请住在远东饭店的李霁野先生代为转达。结果可想而知，事情非但不成，而且不久后连我也被拉到北京大学去了。以曹老在国内外的声誉，来主持北大新建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是最恰当的人选，应聘来北大任教的也都是一些久负盛名的专家学者，曹老要我来北大，我心里明白，他的这番拳拳之忧意在提携后辈，只因我碌碌无为，命途多舛，而一事无成，以致辜负了曹老对我的厚望。

在1951年11月轰轰烈烈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广大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曹老自然也不例外。有一天散会较早，我们一同走出了红楼，这时他邀我陪他一块儿走走，于是且走且谈，一直沿着景山前街迤迤而行，径往北海方向走去。曹老似有无限感慨，且走且谈，我只有洗耳恭听。曹老逐渐敞开胸怀，向我倾谈起自己走向革命、而又历尽艰辛的一生。从伏牛山、开封、上海、武汉、海参崴、西伯利亚、莫斯科，谈到列宁格勒；又从北平、西安、汉中、

重庆、南京，谈到北京。其中自然穿插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而这些人 and 事也正是曹老谈话的主要内容。且谈且走，一直走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进了高敞的红漆大门，我们索性坐在右首靠近北海的草地上。当时曹老谈锋之健，实为四十年来所仅见。最后他说：“革命成功了，但绝不涉足官场！所以总理征求意见，要我到文化部工作，我就对总理说，我只愿在学校做一名教授。”然后对我说：“我父亲就是教书的，教书乃吾家本色！”曹老的这次长谈，使我对他的革命经历和为人处世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从而也增加了对他的敬重。

自这次倾谈之后，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别仿佛缩短了。他说话显得随便多了，我也不那么拘谨了。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曹老的外事活动较多，有时出国时间较长，便让我来代理系务，对我表示了一定的信任。但自我在1955年胡风案件中受到“株连”，并继而迭遭横祸之后，我便自惭形秽，有意回避着他，其实即使不如此，彼此也必然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曹老有时也并不见弃，比如系里开完会，他仍常常主动邀我搭车一同进城。但在车上我们又往

往是相对无言，再也不见过去那种倾心谈笑了。但我从他的柔和而善良的眼神中，看得出他对我的同情。因为他了解我的所谓“胡风问题”是怎么回事。在战时的重庆，曹老和胡风都是在党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他比我更了解胡风的一切。而我当时受“株连”的主要根据是：一，我回答一个包藏祸心的外系学生的提问时，说：“据我所知，胡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是进步的”；二，我与所谓“胡风分子”牛汉和顾牧丁有友谊、有联系。这就是我迭遭横祸的开始。从此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回荡在神州大地，知识分子自然是首当其冲。到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将中华民族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灭绝人性，无法无天，就连国家主席、堂堂元帅的生命财产都不保了，刚正不阿的曹老哪能幸免？！曹老以七十岁高龄在“牛棚”和我们一起受尽了折磨和摧残，但生性耿介的曹老，老而弥坚，面对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大小爪牙，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所应有的操守和尊严。“四人帮”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百般践踏之后，又精心炮制出“考教授”的新花招，

以资证明他们所说的大学教授最“无知”。这种蓄意的羞辱，使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忿忿然浩叹不已。曹老那时已准许回家去住，特意派车把他从城里接来参加考试。我们系的四名应考教授并坐一排，彼此相顾而笑，俄而将自己的姓名写在卷首，继而颌首示意，遂相继站起，以曹老为首，我们四个人鱼贯走下阶梯教室，缴了干干净净四份白卷，遂在监场的众爪牙骇异的目光下匆匆离开了第一教室。而“文革”中，最令他痛心的，反复念叨的，是暴徒们从他寓所抄走的包括阿·托尔斯泰、绥拉菲摩维奇、法捷耶夫、列昂诺夫、拉夫列尼约夫、费定等苏联老一辈作家在内的那些书信。冤案虽然平反了，但那些珍贵的书信却已不复存在，它们或者落在某些暴徒之手，或者已永远消灭在人间。可以说，在曹老的一生中，“文革”留给他的伤痕最多最深。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某些不愉快的回忆还常常在纠缠着他、折磨着他。使他的心到老也不得安静。

“四人帮”覆灭，大地重光，举国欢腾。曹老精神焕发、兴致勃勃。他经常找朋友聊天，抒发自己久积心中的块垒。据我所知，他经常

找臧克家同志长聊，而且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竟使克家同志有点招架不住。鲇沫相濡，他亟需朋友们的温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仍住在“文革”中被迫迁移的西什库北头，三间小屋，虽可容膝，但局促而杂乱。从临街残破的大门来看，很像一处公共厕所。在此“谪居”十载，几乎与亲朋们断绝了一切来往，即是“四人帮”就擒以后，仍然无人敢惠临寒舍，平时静得像一座古刹。1977年4月9日，忽听有人在院中叫我的名字。开门一看，是曹老！只见他须发斑白，手拄拐杖，缓步向我走来。我一时竟不知所措，急忙将老人家让进屋中。曹老第一句话便是：“荒弩，找你聊天来了！”年届八十高龄的曹老，竟然有如此的好兴致，从老远的东郊到西城找一个后辈来聊天，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但他的这句话，顿时使我忘记了我们之间年龄上的差距。这一次长谈多半是话旧，谈我们共同经历的“牛棚”生活，谈校内外的“左”言“左”行，谈武则天与江青，谈“未名社”诸君子轶事，谈那些被“阶级”之火烧得发了狂的或明或暗的打手们，谈跳墙抄家的暴徒，谈那一直在揪着他

的心的苏联作家书信……谈话间隙，他偶然发现我家的蟹爪莲嫁接得好看，很想知道成功的嫁接技术，而专擅此道的我的老伴偏又不在家。他一再表示，下次一定再来“取经”。那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苦苦留饭不果。我去送他，直到搀扶老人在公共汽车上坐定，才在下一站下车回家。

我惦记着蟹爪莲的嫁接，而主要是担心老人再度远道来访路上有闪失。所以四日后，我便偕同老伴专诚去体东路回访，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嫁接技术告诉了他，并当即为他嫁接了五盆蟹爪莲。这次回访，记得我们还携去了一盆曾为曹老赞叹不置的仙人球，小小挺秀的球体上开着一朵小花，花红似榴火，煞是好看。我们知道，曹老爱花。他的散文多篇以及结集均以“花”来命名，从他纵情咏叹花的文字看，其实他爱的岂止是花，他爱的是生活，爱的是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爱的是“人类的宝花——新生代”（曹老《花》），他爱的是他所亲手培育成材的遍布中苏大地的芬芳桃李……

从此以后，便经常去看望他。他也把自己新出的译著一一题签相赠。为了留作永久纪念，